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五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平亂下

平張韶德音

破李同捷德音

誅興元亂兵勅

誅王涯鄭注後德音

誅王涯等德音

誅王涯等告諸陵詔

平潞州德音

平徐州制

平楊師立詔

平楊師立宣示中外制

平孫儒德音

平楊守亮等勅

平亂下

平張韶德音

韋處元

朕祇荷大構屬當冲眇九廟之嚴因予以輕重四海之
大由我以慘舒每懷推誠不敢自用大布利澤嘉聞讜
言庶無慙尤少釋重負豈虞信不及於物德不動於人
以懷宴安遽罹此寇張韶蘇玄明等駭率工徒刼携兵
刃白晝竊發暴犯宮闈震驚朕躬近幸禁壘即時勒五

營騎士七萃熊羆少命偏師纔分左廣自申及酉撲滅
皆盡斯實上玄降鑒宗社垂休愍予冲人俾無顛覆其
兩軍立功將士已節級優賞諸將校其日部領軍士者
委有司條流甄奏獎具名聞奏其逆賊親屬同知情之
外一切不用追擾尚恐因緣仇隙告訴平人自今已後
縱為妖黨有小誑誤者並許自新亦不須勘問於戲秦
皇車碎於博浪漢祖心動於栢人或不悟而終亡或自
新而流祚齊晉多難而啓國宋衛無難而傷國蓋謂憂

勤則福興安肆則禍稔天其意者警於予乎而今後知
玄眷可以德歸神器難乎力恃咨爾股肱輔臣庶寮百
辟洎方郡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教其有違
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庭攻無有隱諱成王之紹文統
武帝之開高業皆溢祚日早享國歲深夫豈他哉蓋大
臣維之而不跌也使朕無羞於二主者緊爾多士乎

破李同捷德音

勅王者誅暴亂恤傷殘明賞報功拯弊綏衆蓋為邦之

大紀也李同捷頃自先朝擅謀專土輒抗成命私行墨線
暨朕臨御實思含垢授之以充海諭之以詔書使臣相
望兇妄自若而更挺妖結黨劫衆阻兵毒流無辜害被
闔境由是藩臣瀝懇卿士獻規至於興戈諒非得已自
元戎環壤王旅進攻卯窺危巢颺振楓葉勳必乘於機會
退皆扼其咽喉故戴義啟入郛之殊庸李祐展下城
之勝畧累稔逋寇一朝削平此誠天人合符中外叶力
永言勲効無忘晤思其戴義及李祐應加爵命并幽州

及齊德兩道行營將士各有賞賜並已從別勅處分其
賜物仍委度支逐便速與支送仍命使臣分往宣慰各
於當處厚加宴勞其立功軍將未經寵授者委戴義李
祐即差次等第速具聞奏即有甄封獎用各答勲勤李
同捷力屈計窮勉圖轉禍朕好生存信初議貸刑而面
縛在途陰懷狡計夜縱火號潛誘家童更謀網漏自速
梟讞憫彼兇魁坐沉家族願茲貽戚載軫予懷其母孫
氏妻崔氏并男及家口等並宜特從寬宥今於湖南管

內諸州容有寬閑處安置其歸將卒不涉翻覆者委戴義李祐審勘責各與衣糧分配駟使其滄景等州將士有謀執允黨竟遭誅夷或雖被羅致能全名節者並委李祐按實條奏量加贈錄其滄景德棣等四州百姓有是近日被賊點名團結者並放歸營農除非同惡相濟以死拒命者餘一切不問四州百姓久陷汚俗每罹威虐莫非吾人今既脫難當施德令並宜給復一年不能自存者量給種食刺史縣令仍令中書門下慎擇循良

俾加存撫應諸將校自經戰伐或致死亡載念捐軀每
深憫歎並委戴義李祐審勘定具名銜事跡申奏即與
褒贈其長行官健陣亡者並令所在長吏量移與收葬
同為祭酌其有家口者各委本軍優卹仍三年勿絕糧賜
其有因中矢石遂至殘廢者各委本軍厚加存養仍給
衣糧三年不絕勅旨有未該者委李祐戴義比類更作
條件奏聞其昭義武等軍行營在賊境者比相犄角皆
有功勤各別有處分於戲整師除害義切於安人撫俗

策勲道存於布澤爰申彝典且又新邦咨爾多士宜悉

朕意

太和二年五月十二日

誅興元亂兵勅

乃者蠻寇入犯蜀川令興元招募一千人隨事防遏雲
蠻既退賞設放歸莅事之間亦為得所奸臣犯亂戕害元
戎遂擇新師委之窮境果副朕意盡誅羣兇八百餘人
一時梟斬並諸叛將同日誅夷省伏念切嗟賞何極
其衛志忠已下將吏等委溫造節級分付訖奏聞王景

延等以下遇害時皆能誓身殉節奮不顧生宜委中書
門下即與褒贈其王景延仍與一子官兼委溫造優卹
家事務令得所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太和年

誅王涯鄭注後德音

門下朕翼翼之心孜孜求理十年之內庶政未寧日
夜焦勞志存博採聿親奇士冀獲長才取其節焉不顧發
迹故李訓鄭注咸得進言既望沃心每許造膝邪人奸
色順非而澤信行聽言深心厚力包藏不軌偽辨無疑

梟獍之心禍亂忽作意欲剪除中外悉去大臣志願非常自謀安泰賴上天垂佑宗社降臨同惡雖多奸謀竟敗忠臣輸力保護朕躬是日弭已嘗敷告上聞閭里未悉予心猶有浮言謬相誑惑朕君臣之際疑問不行致此妖狂慚非哲惠前月二十一日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鄭注李孝本韓約羅立言王播郭行餘魏逢等親率金吾兵仗又郭行餘王播領部下將健持兵上殿叶謀不軌傾覆社稷謀害中外況此兇徒悉已梟戮絕其遺

類以謝庶人卿士百辟體予前志宜即自安無惑浮言
尚相恐怖式布惟新之慶宜申在宥之恩京百司禁囚
徒流死罪遞減一等未結正者推問畢日准此處分諸
色所由長吏陷於脅從雖有名籍涉於誣誤者一切不
用更問仍付左右神營兩金吾京兆尹御史臺並准恩
赦處分休更追捕其有潛藏迴避者限日令出各歸本
司逆人親族已處置外其餘周親已上一切不問所在
更不用繫留聞報其先有定名捕捉者所在尋逐獲日

聞奏不得漏網昨者有擅入逆人家盜掠財物擁無
故之利生怙亂之心尚猶縱酒聚徒妖言惑衆志於劫
掠恐嚇居人假托軍司輒持兵器及以前月二十一日
事妄相告訴者委御史臺京兆府嚴加伺察擒捉奏聞
所在決殺不在恩赦之限於戲齊晉之難桓文是興注
訓之妖朕志方定識邪正之路辨消長之言觀衆臣宣力
於急難見禁旅摧兇於頃刻當時危之際識臣節之勤
藏於心腑何日可忘宣示中外宜體朕言

大和九年十
二月十六日

給事中臣承瑕等臣聞千紀之臣竊發之寇三代以降不能無之陛下御謀神斷電擊天誅刑雖慎恤人鮮幸生躬夏禹泣辜之心行成湯解網之惠納隍軫慮釋縛施仁渙汗旁流殊私遐布旬月之間再有恩蕩有以見惠下愍物之心也而又大啓刑書赦除中外不疵小過恩闢大猷雖法設狴牢物無維繫咸許自新與之更始好生之德達於上玄含垢之恩洽於下土用和在宥乃聖人之心去殺勝殘屬賢者之事

卷一百二十五
歲聿云暮節及春陽順覆載發生之始敷雷作雨解
之時則率土同心孰不欣幸臣等忝居近侍獲覩德
音無任忭躍慶悅之至謹奉制書如右請奉制外施
行謹言

誅王涯等德音

朕以寡德祇荷睿圖於茲十年夙夜寅畏恐至誠不達
景化未敷屈已以安四方推信以待百辟不謂患生毗
倚變起奸兇亦以失於任人致此氛祲朕為人父母子

育生靈憂萬姓之靡寧懼一物之失所況至理之代先德而後刑所以上下欣康中外清宴慮有連累即傷太和宜賞不踰時式彰褒勸其今月二十一日推難宣力功成謀議及能衆斬鄭注者節級各加官賞其次立功及卓隊將士合在賞給者即有差等處分其將校等合與改轉委本軍條流具名聞奏謀逆之人已斷腰領子戮家破俾當極誅元惡與李訓鄭注王涯家族除已處置外妻女奴婢並入資貨產業天下所在切加檢責據

數聞奏其餘親黨除同居知情外不同謀者一切不問
諸色官吏所在由其日受逆長指令欲出力同惡者並
以兩軍推問尋捕處斬訖尚慮因緣仇隙妄告平人自
今已後縱同官司微涉誣誤一切不問潛藏疑懼者許
三日內各歸本司不得輒相恐動韓約首為詐惡逆罪
滔天雖羅捕未獲終天網不漏宜委御史臺京兆尹兩
金吾速催促所由齊搜出獲日聞奏如輒有人隱藏不
告者罪及一門如知去處隱藏密來告說者必加賞原

嗚呼求理之心唯才是與聽言信行不慮包藏豈謂邪人負我如此其中誘陷必有骨從湏挂州名載深冤歎其中節目踈理未盡湏更商量者委中書門下續即條奏宣示遠邇咸使聞知

誅王涯告諸陵詔

勅兇徒竊發震駭京師中外協心即時擒斬昨者將戮叛黨咸告廟社國之大事合謁諸陵宜令所司即擇日

撰儀差官奠告

大和九年十一月

平潞州德音

門下朕聞覆載之內逆命者必滅其身日月所臨亂常者必覆其族矧有恩孤亭毒義背君親罪惡貫盈人神共棄咎將自執禍豈能逃逆賊劉稹已祖父之姦謀肆豺狼之狠戾動干紀律力逞兇頑招亡命而為心腹憑山川而為險固脅從百姓殘忍一方積惡成殃擢髮難數朕恭承寶位祇畏上天每戒佳兵常思去殺然事關除暴理合興師遂命戎臣會兵攻伐鼙鼓震雷霆之怒

戈鋌行原野之誅惡黨既誅元戎就戮載馳驛騎傳首
上聞文獻不絕降書既至是用丕變弊俗洗蕩妖氛式
布新恩獲全舊土念彼戰爭之地諒當凋瘵之餘租稅
且蠲征徭合減其澤潞五州兵給復一年邇河南府當
路州縣太原府及接昭義界縣河陽懷州陝晉絳及當路
州縣今年秋稅並宜放免酌忠旌善爵賞宜加其行營立
功節度使並別勅處分其已下委本道各具功効聞奏
續有處分諸道行營咸盡忠力至於攻取剋捷屢聞應

緣討伐將士歸還之際並有優賞已從別勅處分離鄉
征役固有勤勞臨陣殺傷倍深慘惻行魏祖弔魂之禮施
周文葬骨之仁其行營將士陣亡者先已有勅便令子
弟填替如無填替三年不停衣糧有因戰陣傷損手足
永廢者並不得停衣糧陣歿將士骸骨先令所在埋瘞
不許令便將歸今已事平如家口遷取委所在州縣量
事應接發遣如無親屬來取者重與改瘞勿令暴露仍
與設祭諸道行營陷沒將士見在昭義者各放歸本道

其澤路五州百姓先因用兵逃散在諸處者令委元達
弘敬劉沔元式石雄安存發遣各令歸業仍委盧約設
法招携務於綏輯其有劉從諫已後暴賦加徵害於百
姓者並宜放免用兵已來劉稹所招收團練官健營生
五州內百姓如有家事蕩盡交切飢餓者委盧約且以
軍糧賑貸如先有食已被賊收管未破用者並還本主
其莊田已為人占奪者亦並令還秋方當種麥如自無
麥種子者且以官種貸借如五州又自無麥種子者共

借三萬石令供軍縣遂便支付其先賢墳墓有碑記為人
所知後被發掘者却與掩藏仍量事致祭其諸色人內如
有文學節行比來藏避劉從諫隱跡山林者並以搜訪具
以名聞又自劉悟從諫至劉稹逆命已來如有忠義之
徒曾謀歸國為殘害者並具聞奏當有贈卹應五州界
內戰處所在骸骨如無主者並與收拾埋瘞今遣吏部
侍郎高銖給事中盧弘正專往宣慰有存問疾苦撫卹
凋殘迴日各宜具利害聞奏於戲朕以四海為家兆人

為子一夫不獲心所歉然務欲太和遐邇聞知當體子

意主者施行

會昌四年九月十八日

平徐州制

朕以眇身獲承丕業虔恭惕厲十載於茲况荷十七聖之鴻休紹三百年之慶祚將求理本敢忘宵衣雖誠信未孚而寅畏不怠既絕意於園囿無心於畋遊業業兢兢日慎一日休徵罔應沴氣潛生南蠻漸罷於戰爭徐寇忽孤於惠養招諭不至虐暴益深竊弄干戈擅收州鎮

將邀符印輒咨兗殘不畏神祇自夷覆滅股肱之臣以
罪惡之難捨腹心之衆為悖逆之可誅爰聚甲兵用拯
塗炭上將宣力內臣叶心選用皆得於良材掃蕩纔及
於周歲絕千紀反常之醜類銷亂臣賊子之奸謀今則已
及偃戈重康黎庶疇庸之典在絲髮以無私懋賞之時
貴纖毫之必當其四面行營立功節度使既成茂勲宜
加酌獎並取別勅處分應諸道行營都將已下節級軍
將各委本道具功勞名銜分析聞奏當續有處分如有

功効高者仍別具本道已后仍節級與遷改職名及向
后本軍有職掌員闕先於行營軍將中選練任使以獎
勤勞披堅執銳冒涉寒暄解甲橐弓還鄉復業頒贈帛
賜免差役之征應四面行營將士今既平寧宜令次第
各歸本道其賞賜匹段已從別勅處分置本道后仍令
節度使各加犒宴放歸私第便令歇泊未用差使如行
營差科色役如本廂本將自今後有節級員闕且先以
行營官健量材遞相差署用酌征伐之勞回戈將士賞

級匹段各以支給發遣訖各令印使押到軍前仍四面將帥及大都大將於本道營內與中使勸面給付不得輒令下吏所由刻剝一尺一寸應回戈將士經歷州縣令供頒遞朝廷並各有處分宜令長吏切加勾當準備供給不得欠闕臨敵用命力屈殞身湏慰傷魂以彰忠節起與職事仍加任使如無父兄子弟只有妻女者即委州使厚加贈恤常令存息如是都將至都虞候陣亡者具名銜聞奏當與贈官應陣沒將士有父兄子弟願

從軍者令本道填替如無父子兄弟仍且給衣糧三年
不得停給因戰陣傷損手足永廢者終身並不停給應
陣沒將士百姓衣冠為賊殺害者其骸平寧之後如有
家口親屬取歸本道收葬仍令所在州縣量事接應發遣
如無親屬來取者即令所在州縣重與改瘞勿令暴露
兼仰與設祭王者以仁恕為本拯濟是謀元惡既已誅
鋤脅從理宜寬宥除龐勣親屬及桂州迴戈逆黨為賊
脅從及縱因戰陣拒敵官軍招諭不悛懼法逃走皆非

本惡蓋鋒刃所臨今並釋放一切不問委西面將帥州縣鎮戍所在要路分明榜示四散招携仍許兩月內所在陳首并長吏便放歸還本管任自營生不得妄有攪擾其中如有才藝超異者便收錄駁使應徐宿濠三城內收復之後見在軍人百姓除龐勣及桂州逆黨親屬并為龐勣腹心謀議凶戮湏加刑戮外餘並一切不問應舊將官吏節級所由既已釋放并令却還本職驅使用示殊恩地經戰伐率多流戶閭巷既已歸還征稅先

宜蠲免其徐宿濠泗等州應合徵秋夏兩稅及諸色差料色一事已上並從十年蠲放三年州縣兵馬所由輒不得妄入鄉村攪擾百姓待三年已後量其事力續議條流處分餘則近州縣為賊燒劫令本道檢勘傷殘甚處分檢析聞奏待奏到續議放免編氓失業丘井無人桑柘扮榆鞠為茂草應行營處百姓田宅產為賊殘毀燒焚者今平寧之後百姓既已招携並許識認各本主便自收管州縣及官吏權要並不得妄有侵奪如百姓

有家業為賊虜劫蕩盡交攻飢餓者委所在長吏令逐便供軍使量加給恤如百姓先有倉窖被賊收管者並還本主應行營處鎮砦曾為打劫占據收復之後須却令官吏主持除見在殺降將吏官寮及先是本官勾當外餘委所在州縣選擇良吏委之緝理俾令百姓有所歸投舍逆從順臣節既顯及祿冊勲官常斯切應有効順投降軍將官吏節級立功勞雖有酌以及有未沾恩者委四面將帥更仔細重分析聞奏待到處分

應募征行已從犒賞還鄉休役合與優容應諸道差赴行
營諸將士其中本非舊額官健因緣討召募差行者迴
戈了後如有不願食糧聽從其便亦准前項除兩稅外
放三年雜役九原可作千載不忘尚禁樵蘇寧傷隴丘
應有先賢墳墓碑記為人所知被賊發掘即却與掩藏
仍量置祭十室之邑尚有所師道若路闔門獨行高節
拒不義之召絕無厭之求重穴莫尋焚林可取其徐宿
濠等州縣官內有素懷忠義不從兇徒樹謀歸國為賊

殘害者具名聞奏當與贈卹如諸色人內有文學節行
因用兵藏避隱跡山林並令搜訪存撫自用兵已來郡
邑皆罹竊劫遠念驚撓尤在慰安今遣左散騎常侍劉
冀兵部郎中薛崇專往宣撫軍人百姓卹問閭里疾苦
迴日具利害分析聞奏嗚呼朕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心
一物失所每軫納隍之憂一方未寧常負貼危之戒今
元兇就戮逆黨誅夷載戢干戈永銷氛祲庶妖氛允

洽嘉祥遐邇知聞當體朕志

咸通十
年十月

平楊師立詔

楊師立趨走庸流甄筭殘品因緣禁旅忝冒藩方迷天
地覆載之恩虧臣子忠孝之道積禍既久懷奸已彰爰
自在州擢居右揆敦君臣之分益覆育之仁殊不知梟
獍逾兇豺狼難養敢違詔命速害使臣據蛙井以睚眦
固牛涔而旅拒敬瑄開張武畧并奏睿謀選將果得於
雄才練兵莫非於教士舞梯衝而將平雄將整旗鼓而
已挫虫沙行高仁厚攻心之術成鄭君雄反掌之計果

梟逆首盡載允徒吉音纔奏於九天喜氣自浮於四海
殊勲盛烈前古無儔已賜詔命獎示訖其首級宜令西

川節度使准例處分

中和四年六月

平楊師立宣示中外詔

朕子育萬方為人父母常欲含哺四海均養九州去三
面之網羅惟一心於教化共躋仁壽永使治平豈於將
帥之間勲舊之內不思終始遽及誅鋤但楊師立本無
汗馬之勞擢取建牙之任年纔五十位及於公侯恩被

一門榮沾於骨肉有弟與子皆列朝班自母及妻畢開
邑號師立之愛君體國未見一毫唯朕優遇寵為異等
而不知逆順但肆貫盈初則寢廢詔書扇動軍伍後又
容縱盜賊殘害鄉里且巡扇是朝廷官員有除移則不
許交代監務是庶支公事遣區分則堅拒勅文未道不
屯甲兵妄占上供錢物命使尋究虛有支分害監軍使
於本城殺官吏使於近邑干紀之謀有素不臣之跡
轉彰中外臣寮共知狂悖包含掩慝未忍疵瑕竟迫於

多難之臣時須明國法止殺義難顧私恩遂命西川節度使兼太尉中書令潁川王敬瑄點校土軍仍委行在都指揮使十軍軍容令孜量抽三兩道迎駕兵士指期齊進同議討除三令五申正禽元惡戢兵禁暴不損平人整真師而易若建瓴殲叛卒而勢同破竹初雖閉壘旋乃下城果見其黨離心凶渠付首不假別令將帥不勞遠取干戈警欬之餘遂夷梟獍代宗朝同華節度使周智光亦因國家多難敢逞兇心擅殺杜冕一家以報

私憾及逆節萌露又劫諸道供獻及掠剽行路衣冠將
謂朝廷力不能制亦將命征討已為帳下所戮師立之
事頗類智光狹獠磨牙豺狼當道若存兇逆必長亂階
朕知人不明爵賞踰量盈茲小器煩我大刑況善陣不
交曾無大枉未勞一矢便戮元凶諸道節度觀察防禦
等使位重藩鎮義均休戚未覩平戎之奏常深許國之
誠副我分憂國同慶快鄭君雄顯分逆順知有功名拂
秋水以捐軀向錦川而拜首姜膽遽剖袁顙遂梟須議

加恩激勵忠節已後別勅招受官資仍賜莊宅錦綵銀器
寶注服等餘准詔宜處分

中和四年六月

平孫儒德音

朕以冲眇嗣守丕圖思我高祖太宗創業之勞憲宗宣
宗理平之道何嘗不兢兢業業旰食宵衣上冀紹於耿
光次期臻於無事不懈一月於茲五年然近者藩鎮五
年未寧兵伐屢動復以辰垂忒運行德斯每摧愛物之
誠深軫納隍之念銷兵罷戰前古之佳猷宥過滌瑕當

今之令典將敷濡澤以遂羣倫淮南浙西宣州三道自
孫儒結讐以來塗炭益甚郡邑多成灰燼里閭變為丘墟
父母妻孥不得相保田園第宅無以自安如聞州府急
於征徭官吏切於課績日夜徵科罕有完膚禁繫狴犴更無
生路苟縱如此何以和其元氣何以致於太平須示優
寬將臻富庶其淮南三道管內州縣自太順二年以前
諸色逋懸並宜放免自景福九年已後夏秋兩稅委長
吏斟酌鄉縣戶人厚薄其有凋殘甚處別議矜放縱有

稍可任持亦在薄其微歛所冀逋逃漸復封境人安不
惟減九重之焦勞抑且顯諸侯之風化又孫儒未破之
日兵力方強側近專城固難支敵當不免與之來往時
有供需蓋是皆從豈皆情願淮南節度使楊行密位冠
侯藩之上名兼相卿之崇自當推原下之觀修睦鄰之
好無乘時以兼微弱無小事而結仇讎應與孫儒蹤跡
交涉者並宜免罪不在究尋各保封疆用蘇疲瘵易稱
作解史載泣辜庶將罪已之興亦冀從人之歎應京畿

及關輔內見禁囚徒除官典犯賊及殺人外並宜遞減
勅命分析限赦文到後三日踈放聞奏被褐懷玉固逸
代之奇才灌園鬻蔬亦超時之獨行將期至理豈所遺
賢應天下山林之中衡泌之下或懸頭刺股枕石漱流
有士未言無媒自達者委所在長吏速以名聞仍接借
入京委中書門下量才獎用其鄉里父老八十以上及
鰥寡孤獨并瘖聾跛躂者委所在長吏量加優卹勿使
棲遲於戲天子也如手足之奉軀左右上下動須保持

本或不寧亦難知濟凡曰股肱宜體朕意宣布內外咸

使聞知

景福元年八月

平楊守亮等勅

勅夫勝殘去殺古聖之格言阜俗安人前王之令典逆賊楊守亮復恭楊守信等結於黨援聚作奸邪謂天可欺謂神可罔言唯訕上既驗於無君動即謀非又習於不道枉殺元舅沈溺一家坐擁旌旄阻留恩命隔西川之貢奉絕數鎮之綱商欲使朝廷使費不充又使藩方資糧有

闕擢髮不足以數罪靡軀未足以當辜萬姓脂膏苛歛
作奉身之具一方丁壯盡駟為不軌之兵以至夫不得
耕婦不得織愁歎尋盈於道路瘡痍幾遍於鄉閭每切
焦勞不忘頃刻昨日幸賴股肱重寄心膂元臣共興貔
武之師盡破豺狼之窟今則煙塵頓息戈甲以寧成懷
堵之期用遂肩之泰不得去其前蔽示以新恩爰興惻
隱之心乃降優弘之命內及洋州金商等州兵火傷殘
之後各委長吏切加安存至於賦稅並宜酌量矜減其

雜色差役亦仰權停如有百姓軍人前資任凡有註誤
一切不問其京畿界內有兵馬屯駐之處亦委京兆府
量宜蠲免俾令通濟無令重使疲瘵其鳳翔邠寧秦州
東川華商等道將士等二年于役苦戰摧兇竟於蕩平
寧忘酬獎應立功大將節級等各委本道節度使定其
功狀具名銜開奏當議處分又飛輓之勞宴賞之費盡
出方面不在朝廷成日嘉謀亦由叶力應用軍已來本
判官並主掌官吏各仰分析奏聞各與獎拔於戲天王

者為心不欲一物失所君人御宇豈忘四海為家全資
有土之臣共贊無私之化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乾寧九年八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六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誅戮上

劉洎自盡詔

楊慎矜自盡詔

王鉞自盡詔

李林甫除削官秩詔

處置受賊偽官陳希烈等勅

周元幹等死沒制

李岵自盡制

決李少良等制

姜敬初自盡制

劉希暹自盡制

誅元載自盡勅

誅劉晏自盡勅

誅劉闢勅

誅李錡并男師回勅

誅殺武元衡賊張宴等勅

誅戮上

劉洎自盡詔

詔曰小人在列為蠹則深巨猾當樞懷奸必大侍中檢校戶部尚書清苑縣開國男劉洎出自閭伍言行罕稱

於國無涓滴之勞在朕匪粉榆之舊但以駟策情久頗
有吏能擢於凡瑣之間收其鳴吠之用超倫越次使居
常伯紆青襲紫攝職文昌冀有葵藿之情知慙雨露之
澤朕行履小乖和豫凡百在位忠孝纏心每一引見涕
泗交集洎獨容顏自若密圖他志今行御史進狀奏洎
乃與人切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霍光之地窺弄
兵甲擅總伊尹之權猜忌大臣擬皆夷戮朕親加臨問
初猶不承傍人執證方始具伏此而可恕孰不可容且

皇太子某春秋鼎盛聲溢震方異漢昭之童幼非周成
之襁褓緞生負圖之望是實無君之心論其此罪合從孥
戮但以夙經任過不忍梟懸宜免家累賜其自盡

貞觀十九

年十
二月

楊慎矜自盡詔

左道亂常邦家所禁兇謀逆節天地不容戶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楊慎矜潛蓄回邪率由艱險猥承門緒得齒
朝行爰自卑微謬加超擢寄之帑藏總被均輸不知外

矯清廉內懷貪冒起伏百變以此徇身首鼠萬端恣為
罔上觸途苛刻歸怨國家還俗僧史敬忠兇惡逆徒狂
愚賤品乃妄陳讖緯別說異圖密與交通將期委質仍
自以亡國之後克獲攸歸遂妄託災祥窺觊時變用肆惡
悖心在不臣惡跡既彰疑駭咸服戴天履地面目何施
梟首夷宗未云塞責但以務弘大體心在寬刑尚免嚴誅
容其自斃其楊慎矜宜賜自盡其兄少府少監慎餘洛
陽令慎名等不令隨從並為固惡亦宜令自盡其史敬

忠首建逆謀實為臣蠹宜決重杖一百鮮于貲詐稱敬
忠當王附會凶人宜決重杖六十長流范滔妄說妖言
與之昵狎宜決六十長流嶺南臨江郡其上庭耀既為
論傭作終不論告決四十配隸黔中郡楊慎矜叶生前
通事舍人辛景湊別致非類成此禍端宜決四十配流
嶺南晉康郡其義陽郡司馬嗣號王臣雖則不涉凶謀
而與敬忠相識宜解却官於南賓郡安置其任太府少
卿張瑄素以妄庸專行險詖比緣慎矜薦引驟歷班榮

因此結交潛為黨援况犯賊私情逾難恕宜決六十長
流嶺南臨封郡其威衛執戟天馬監副監万俟承暉妄
畜圖書與慎矜解說潛相黨附為蠹實深宜決重杖六
十其間廐使殿中監衛衢忝膺重寄宜存公道受慎矜囑
請為承暉奏官諂黷愈彰比周斯在宜貶與遠官應配
流及安置人等所在即差網驛領送其楊慎矜及兄弟
并史敬忠有莊宅等宜並官収其家口男女等並令所
司准法即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及万俟承暉鮮于賁

等男女并一房家口亦准此配流嶺南諸郡凡其内外
近親不可尚列班榮及居京數宜令三司使即括責聞
且臣之事君有死無二匹夫徇義或志亡軀豈有六卿任
兼三獨父子相續俱承重委兄弟不次皆列通班而更
陰圖不軌潛覬異望靜言思此良可歎息除惡務本與
衆共之令在惟行蓋非獲已中外寮庶咸使聞知

王鉞自盡詔

勅曰人臣無將有必誅之義王制所禁在難捨之刑銀

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殿中監聞廐使隴右
羣牧監使及天下戶口色役利市和糴方作園苑長春
宮裁接并京畿及關內採訪等王鉷性本凶愎行惟艱
險徒以早膺擢用累踐崇班持憲尹京委重斯大八閑
六尚寵寄惟深殊不知外飾公忠干冒非據內懷奸詐
包藏不測任海川狂愚不逞妖惑無良而乃潛與通情
乃希非望及覺彰露使令滅口幸會聞此事跡話於私
庭遽令追掩殞於縣獄邢緯久懷逆謀專搆逆黨其弟

鉞始終結約常與交通託云弟職其實由已今神明所殛
凶黨伏辜縱刑且踈欲逃其罰然天地雖廣何所容身
宜賜自盡戶部郎中王鉞蓄積梟獍之心包藏狂悖之
計與逆人邢繹久託深交供其資糧同為凶惡自申款
暱十載於茲所有逆謀咸共謀畫此而不罰其若法何
猶寬除死之典俾從杖刑之責宜於朝堂集衆杖殺

李林甫除削官秩詔

為臣之道二則有辟事君之致將而必誅故左僕射兼

右相吏部尚書上柱國晉國公贈太尉廣陵大都督李
林甫爰因宗室獎以班序建履清貫尤特矯飾鄙誠患
失狡迹多端朕待以勿疑任當殊重恩私踰分崇高至
極乘據樞衡二十餘載豈知外表廣慎內藏兇險籌謀
不軌覬覦非望服此庸細譖害惠良悖德反經師心蘊
惡禍福生於喜怒榮辱由其愛憎使縉紳箝口行路側
目淫祀夜禱於神祇厭勝家崇於蠱道遵空養奸實繁
有徒既畢禮禳旋勦其命阿布斯振降塞上委於綏緝

敢行結交輸竭深夜裏嚴室焚香要之誓信指期撤警
縱以叛離且肆犬羊之羣侵軼我疆場方申犄角之契
圖危我宗社可隱之狀所不忍言以親黨薦引咸歸朝班
子息蕃多曾無教誨貪叨納賂倚成奸閱牆屬聞敗
官相次作偽滋久晚節頗彰含垢在予猶示弘廠鬼得
銖而溢盡惡布露而難容建從詢鞠事皆昭著穢夷噍
類曷足懲愆鞭斲屍棺未云塞責但以常經使任特寬
恒典其在身官秩並宜追除則卑同凡庶許其殯掩男

前將作監岫率由劣行不承教勗驕恣越度過失彌深
且配流嶺南及黔中延德郡前司儲郎中崙配流蒼梧
郡前太常少卿嶼配流臨封郡仍並除名即網馳驛領
送自餘有官者令所司即勘會亦除名各配流嶺南及
黔中逆惡羣女在室并男未有官者取其情願任隨兄
弟朕念其驅策尚懷仁恕既貸生成之恩赦其殞嗣之
罰仍每房各乞奴婢三兩人並與緣身衣服糧食使其
存濟自餘資產一切官收男孫有官者解却無官者勒

隨父並家口並續逋途流所至彼捉搦勿許東西縱會
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林甫男女妻等有罪非妄惟其
子壻諫議大夫楊齊宣覩其不善尋有薄心跡異同惡頗
申誠款並自餘至親應合累者續有處分噫堯謂達聰
四凶在列周稱盛德三監假擾知人之美誠愧格言明
罰斯加非無累歎凡任咸自誠焉

處置受賊偽官陳希烈等詔

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為國之體將而必誅況乎委質賊

庭宴安逆命耽受寵祿淹延歲月不顧恩義助其効用
此而可宥法將何施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
累葉姻聯戚里或歷踐臺閣或職道中外夫以犬馬微
賤之畜猶知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
曾無感激有醜面目事於寇讎亂臣賊子何以過也自
逆賊作難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怨憤殺身殉國者
何可勝數此等黔首猶懷國恩豈有列在崇班荷茲祿
位不思君親之分唯與兇逆同心受任於梟獍之間咨

謀於豺虺之輩靜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欲含弘法務寬貸然凶惡之類自招其咎人神所棄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狀仍有區分達奚珣等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長流合郡

周元幹等死沒制

勅大逆不道抵夷族之誅同惡相濟當棄市之法以懲干紀式按彛章周元幹賊臣之子元惡成性與交階亂

厥罪惟均邵賁敢有包藏恣其悖虐怙侈滅義攘攸矯虔
戮及無辜罪浮於師其周元曜薄羅漢尹元經毛宝彬
李尚林等共肆醜圖且明反狀猶捨斧鑕俾全腰領其
劉憲周壽崔勸等同附姦邪俱行扇惑以情斯蠹法當
死沒並依前件朕自君臨萬國思措五刑不虞兇殘有
此冒犯寘以明憲期於止殺凡百卿士知朕意焉

李怙自盡制

勅侍衆專殺謂之亂常合族併命謂之不道按以春秋

宜加重責况自悖人理實生厲階合從棄市之論尚就議親之戒李怙幸以宗屬列於藩任政之不修亂是用長輕侮法令動搖軍州御史姚璵巡到所部其弟參於佐理諸將素有猜嫌故加之罪不可無狀遂言使者之來事在不測俾其完聚兵甲變更將守潛䟽其意以構禍萌而怙親自點竄詐云璵之遺隊以此疑衆因而合謀弟兄家黨咸盡淪胥而斃又陷數家勒兵抗威以拒所統人不堪命一方騷然頃發近信審問按理醜圖既露

奸狀甚明示有小懲以從遠斥詢於羣議頗屈常典朕
思以道德在宥天使一代之人登於仁壽之域風化猶
薄正教不明致令長吏專此威暴無罪無辜橫分身首
冤氣慘結有傷元和惕然增懷深自咎責期於止殺不
可措刑寬其斧鑕之誅降從盤水之禮宜賜自盡雖不
掩義道在無私而禮有緣情實亦多愧王者之法敢忘
至公凡百卿士宜悉朕意

決李少良等制

勅李少良衛從等允險悖戾反常逆理恣其讒說將搆
禍階離間君臣矯誣中外醜圖奸狀按驗皆明殿中御
史陸班幸任清憲之職仍參儒館之事交結非類包藏
不測豈有周行之列容此一允亦槩同惡法當均罪並
宜付京兆府痛決一頓朕每以君子小人只同心異德
必先觀行然後察言豈茲譖讒能迴聽斷夫招賢納諫
君之休也獻直盡規臣之節也常亦仄席思理佇聞政
道豈謂奸慝紊茲彝倫須判忠邪以正刑典凡百有位

宜悉朕意

姜敬初自盡制

勅不敬之大在於毀犯園陵自擅之重切於矯誣詔令
有此亂常之道必貽無赦之責姜敬初自以頑劣得參
姻婭錄其先効擢在西臺素無行能已速官謗朕永感
霜露式瞻松柏以其職司俾徃底事輒於禁域擅鑿連
岡當衣冠之出遊臨歲月之所建既有犯於神御大不
利於王室其不可固有所專一昨臨遣再三戒勅無君

棄命兇蠹尤深書不云乎刑故無小況釋之有陵土之
議申屠致廟垣之誅死未塞責不忘私眷特緩嚴刑宜
賜自盡史忠烈王臣子等忝從所職敢有挾邪事既同
科法當均罪亦宜賜自盡其家資並收沒其駙馬裴儼
雖不知情合當緣坐宜削官爵拘於私第永清公主亦
隨在宅仍絕朝參使知警懼朕自君臨每思刑措豈圖
戚里干我國章任匪其人有慙所鑒議法難恕撫懷增
傷百辟卿士知朕意焉

劉希暹自盡制

勅合一體者君臣之分持二心者天地同誅構茲亂階與衆共棄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僕卿兼御史中丞充神策軍兵馬都虞使淄川郡王劉希暹幸以微謬榮秩典司禁戎作我心膂外雖承命內不盡忠泄漏朕言幾危吾事念常自任使冀以自新分委戎柄授之經畧而干冒貨賂溪壑無厭恣以苛刻師人積怨輒懷顧望潛蓄異圖假談咎徵上悖天理誘吾忠良之士妄言禍亂之端

惡狀已彰情在難恕賴重賢竭力沮發奸兇遂命公卿
兼之法吏再三訊鞠情款昭然殘市尸朝未云塞責釐
纓盤水尚許歸全特從寬典宜賜自盡朕臨馭萬邦於茲
九稔每以外攘夷狄未戢干戈常亦推食解衣躬撫將
校義均休戚期保終始神明所知識契未負禁網踈闊
小過必遺豈虞奸臣有此干紀罪成惡稔以寘嚴科天
下之法不可私也刑其無捨良用撫然文武庶寮宜悉
朕意

誅元載勅

任賢去邪懸於常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
易其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奸回
跡非正直寵待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
務挾邪之志恒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遂行
圖非望庶寔典章納受賍私貨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
侵蟬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詞矯心狠貌恭使沉抑
之流無用自達賞罰差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重

於去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
滋遠釁惡貫盈將肅正於朝猷俾神明於憲納宜賜自
盡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茲刑
辟憫愧良深黽勉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宜悉朕意

劉宴賜自盡勅

亂常干紀罪莫大焉除惡去邪刑其無捨忠州刺史劉
宴性本姦回志惟兇惡頃司邦賦歷踐朝倫割削為功
毒痛黎庶按問贓賄不知紀極朕將崇政本不去憸人

猶是含垢務全大體俾從降黜尚列藩侯黷亂之辜掩而不問旋乃結聚亡命擅興師徒罔有悛心力行無度違於人神惡跡彰聞受命連率閱實其罪而蒐乘補卒遍於鄉閭執銳被堅出乎郊境拒捍朝旨威脅使臣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孽由自作法所不容正其典刑以懲姦蠹宜賜自盡仍令庾准差官勾當處置聞奏

誅劉闢勅

劉闢生於士族別蓄梟心驅劫蜀人拒捍王命逞其狂逆

註誤一州俾我黎元肝腦塗地賊將崔綱等同惡相扇
至死不回咸宜伏辜以正刑典劉闢男超即豺狼醜類
難議生全務盡之刑同類九人並宜處斬

誅李錡并男師回勅

李錡幸國宗屬早列方隅德宗藉有土之權委之以衆貨
順宗重維城之寄授之以旌旄恩深兩朝榮溢當代朕恭
承寶祚首命端揆君臣之分益親天地之恩彌渥偽詞三
上懇請入朝推以至誠許其重任曾不知居不疑之地

懷不測之端有梟獍噬食之心恃牛羊項領之力久蓄
亡命敢有亂常謂干戈可得而恃悖言肆口逆狀滔天
滅身之辜擢髮難數國有大典與衆棄之為人除害非
朕敢捨致茲用辟終所愧懷李錡并男師回准法處斬
其餘支黨已從別勅處分

誅殺武元衡賊張宴等勅

勅張宴李惠嵩李寓嚴清受命孽臣害我良弼兇虐之
甚古今所無雖奸源不窮而天網難漏擒捕斯獲兵刃

俱存自相證明遂得情實宜從極法以快衆心并康少
賁造端合謀不可異等宜並處斬張公佐李少寧徐良
李胡弟奴高志巡田再興楊日暉李進胡袍直劉憲
生秦詮及李惠嵩妻何馬等並合從坐況屬同情宜付
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蘇表藏畜兵器銜耀軍謀朋
遊悉無賴之徒取受多不軌之物屬當搜索爰得其人
京輦之下豈容此輩宜決杖八十配流費州其妻阿康
奴綠耳等不識陰情難書罪罰趙環等妻何樊阿唐張

宴女二初則不知終然同惡悉京兆府各決二十放其
鎮州進奏趙環并官健及王承宗行官家人魏昇朝等
一十八人並赴京兆府收管待後疏理處分侯倫李莫
雖言已歸本道欲於何處逃刑待搜獲日准例處分張
宴趙環等七人如更有親族並宜搜檢准今年八月勅
處分其刀劍器械等並付所由准法處分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

二十七至
三十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_臣常循

謄錄監生_臣甯汝瀾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七

宋 宋敏求 編

政事

誅戮下

誅吳元濟勅

處置李宥勅

誅王涯等勅

處置楊弁勅

劉從諫剖棺暴尸勅

誅郭誼勅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勅

楊收自盡勅

嚴譔自盡勅

誅黔州刺史秦匡謀勅

處置蕭遘等勅

誅江讓能宣示天下等詔

崔昭緯自盡勅

王搏自盡勅

柳璨自盡勅

誅戮下

誅吳元濟勅

勅吳元濟豺狼醜類敢悖天常不知覆育之恩輒肆猖狂之計拒捍成命焚劫鄰封誑誤我平人殘傷我赤子

縣邑黎庶號呼屢聞朕為人父母得不興愧亦常告諭
曾靡悛心稔匿挺災日滋月甚所以命豺獠之旅致原
野之謀雷霆所當巢穴盡覆獲此凶豎正其刑書與衆
棄之斯為國典宜准法處斬其餘支黨別從勅處分

處置李宓勅

汴州逆賊李宓竊據城池坐邀符節率其兇黨敢拒王
命令桀梟首於闕下宜令所司准式其男道原道樞道
倫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須正刑集衆處斬

誅王涯等勅

勅王涯等身為宰臣委任至重與其從黨恣其兇惡潛
搆姦謀鄭注草萊卑末寵遇殊常而乃切發殿庭同為
之扶監邪險之狀古今所未聞賴宗社之降靈重以叶
力斯湏銷滅京師晏寧天下之人所同歡快謀惡之罪
國有常刑其王涯賈餗舒元興王播郭行興李孝本羅
立言宜令左右神策軍差兵馬防援准舊例領赴郊廟
及兩市令衆訖於獨柳樹下並令准法處分

處置楊弁勅

勅楊弁起於卒伍獲在偏裨方屬徂征敢為桀逆迫逐
師旅嘯聚叛徒朕姑務苟安未加顯戮捨置悖亂令赴
行營遂駐南轅之盛已盜北門之管戰備符璽并而竊
之咨石會之重關潛輸逆鎮釋賈羣之縲紲俾遠奸謀
成榆社之義心召漢水之同惡蠱毒近發於懷袖蟻壤
幾類於江河康政等被汾邑之遺風習莘墟之有禮遽
忘臣節仍助兇惡抗弦登陴曾不興感以卵投石自取

滅亡雖禁暴除殘國之大典然致陷辟終用愧懷

劉從諫剖棺暴尸勅

勅前代張角王陵伏罪之後皆以身死並加追戮抑有
舊章劉從諫疾困之時置劉稹兵權潛謀繼襲雖先以
削奪合正刑書宜令剖棺暴尸就潞州市號令三日夜
便隨事埋瘞

會昌四年八月

誅郭誼等勅

勅理鬬驛者不可以嬰芒刃圖草蔓者必在乎絕本根

故代甲兵以正其刑鐘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以清亂
邦逆賊郭誼等狐鼠之妖依兵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
水草而逾兇久從叛臣皆負逆氣頃者劉從諫皆得振
義掩賊藏姦積怙其亂母非親吏計劉公直安全慶各
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罔懷革面吳寇將賊周尚
務於陸梁隴向平王健稱其力死况郭誼王協開邢沼
歸疑懼義旅復巢賣孽童以圖全據堅城而請命擐甲
以祈於撫納要君以蓋其前愆天地神祇所難容捨昔

伍被詣吏不免就誅延岑出降終亦夷族致之大辟無
用愧懷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
惠宗可武並宜處斬其餘支黨並宜別勅處分

誅張谷等告示中外勅

勅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以濟其奸謀
以圖不軌張皇兵勢脅制朝廷自擅一方以為三窟張
谷陳揚庭等凶愚無行狡詐多端皆在京師人皆嫌惡
自知險薄無所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多懷怨望得

肆陰謀或妄設妖言成其逆志或為草表章飾其悖辭
無孝於君親曾不愧天地自朕君臨方宇姑務含容而
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異圖志猶恃於金湯
心不利於王室近又敢為狂計扶取孽童污我忠義之
軍叶其豺狼之黨天之所棄神得而誅逆賊劉稹弟植
曹九滿郎五娘君郎肆娘堂兄漢卿匡周堂弟會卿匡
堯穗逆賊張谷并男涯解愁何大偃即孫男小告兄台
男小曾門哥牽郎修文千駒陳庭楊并男巢郎宣力男

醜奴張公并男歡郎三實門客甄伎術人鄭諗蔣黨逆
賊李訓兄仲景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
茂實王播男掘並就昭義梟斬訖夫為善者天報之
以福為不善天報以殃今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布和
於四海息庶於五岳宣示中外各令知悉

楊收賜自盡勅

勅驩州流人楊收謬承獎擢任以台衡意每肆其貪吸
迹頗彰於黷貨欺天罔上罪不可貸母俾生全宜令

內養郭全穆所在賜自盡

咸通十年二月

嚴譔自盡勅

勅前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嚴譔器本瑣微志惟兇
險廣用賄貨結交奸邪致楊收不顧刑章恣為威福以桂
林江西之重舉爾為名納陳珍奇寶之私切我良守所
令按復不欲追窮頃聞海隅多難徵發為備變寇未息
供饋方繁或擅納衣糧或廣補戍卒剋剝求取知無不
為罔地欺天何嘗自愧而又因推使罔奏闕庭欲以資

財用為排抑楊收既嘗極典嚴誅將令肅振朝綱貴免
紊亂邦憲中外臣庶當體予懷宜所在賜自盡

咸通十年

誅黔州刺史秦匡謀勅

勅黔南舊制兵數不少者蓋沿天遠地連昆夷外有溪
夷內可固守以數百兵置於要害則千萬衆不能奪衝
秦匡謀守土四年曾無少備但聞侵擾溪洞貪冒資財
人有離心兵多虛額致羣蠻如風火而至使闔郡灰燼
之餘莫顧黎元惟為酷毒自携金帛拋棄城池報奏之

間謬妄非一況統衆失律負國深恩天地不容人神共
怒禍將福滅惡滿貫盈雖償棄市之誅未塞亂常之罪
膏於鉄鉞顯示華夷欲使將來知我用法宜奪在身官
爵委京南節度使集衆處斬其家口資財並籍沒仍令
御史臺及諸道長吏檢查并以其親屬令當連坐者委
御史臺及諸道提獲具名聞奏如待奏到指揮處分

處置蕭遘等勅

勅逆賊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徹皆代荷國恩身極人

爵或兩府鈞衡之任或驟握兵賦之權所宜罄竭丹誠
祇膺茂寵而遽違臣節輒肆逆謀挾扶千萬之人遂成
篡奪駟脅端良之士大恣猖狂惑藩方馳書檄妄徵故
事欲動人情並居偽廷同於相位事主之道何以為心
賴遠近輸誠祖宗垂祐忠臣發憤妖孽就誅今則興復
有期廟朝重正顧惟涼德益所兢慙然則刑賞之科所
以示天下而申懲勸也其於用舍朕不敢私撫事論辜
難逃極典宜令所在集衆斬訖聞奏天下宜體朕懷
啟

三年
三月

卷一百二十七

誅杜讓能宣示天下

夫賞有功而刑有罪治國明規去邪心而任無私君人
大節其有顯犯典憲謀危宗祧難貸大刑式謝四海崖
州流人李周鐘驩州流人段詡儋州流人西門重遂雷
州司戶參軍杜讓能等結為奸黨請發禁軍假言防託
山南心及攻伐近鎮傾危宗社讒搆忠良包藏禍心附
會狂計昊穹降鑒宗廟炳靈大臣繼有封章列藩瀝懇

論奏朕親鞫問罪狀顯然須行憲章諒非獲已於戲朕
以眇身嗣膺丕圖任用之間固無疑事而讓能一居台
鼎八換星霜必謂能罄忠誠不辜所任殊不知手探國
柄身作亂階政以賄行化由財進舉枉錯直愛憎繫於
一時鬻爵賣官聚歛逾於巨萬仍復舉倍息之利恣兼
備之心市肆貨財田歸私第隣伍店宅旋入所居政事
決於胥吏奢華縱於婦女丘某一家杖殺曾不奏聞湖
外二年兵戈曾由敗易或以葢藏或以誤枉交通匪人朕以

久務含弘未能決謫一旦彰露萬口咨嗟重遂等人始
終同謀表裏相濟約貨則更相問遺謀人即放還至於
烟塵四郊迭起紛被九陌擁兵而固請巡幸差人而縱寇
宮中頃刻之間警蹕無禁綴流壘卵未足為危四罪既
誅天下乃服國法斯在朕何敢私尚慮道途傳聞遠近
誤謬四海之內未委事端故降命書明示天下凡在臣

庶宜體朕懷

景福元年六月

崔昭緯自盡勅

勅朕猥以眇身恭臨大寶修前王之法度奉列聖之紀
綱未嘗以喜怒之心行其賞罰惟務以誠信之道示於
寰區有功有勞既不吝其爵祿負恩負法寧可貸其誅
夷是謂至公庶臻理道左降官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
微勞擢於侍從之司委以變調之任而不能忠貞報國
端慎處身潛交結於奸臣致漏洩於機事星霜累換匡
輔蔑聞其罪一也而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托崔鉞之
噓囂連行瑜之計策遂令引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

韋昭度李磎並被無辜殺戮幾危宗社顯辱君親其罪
二也及行瑜敗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營附托又於
藩閫潛請薦論不惟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
祿僭濫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共鄙其罪三也又將厚賂
欲結諸王輕侮我之憲章玷瀆朕之骨肉貨財之數文
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嫉其僭竊盡將昭緯情款兼其
親吏姓名直具奏聞拒其求托昭緯曾居宰輔備歷清崇
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成見實駭聽聞其罪

四也自奸邪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恩未行極典投於
荒裔冀其自新不能退省罪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
常規而敢猶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閫侮慢朝章
曾無凜畏之心可驗包藏之計罔知僭咎誹謗朝廷其罪
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
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方不肅朕體天道以化育遵
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宜體予懷其
崔昭緯宜差所在賜自盡中書門下准此處分

乾德三
年五月

王搏自盡勅

王搏村類蕭韋器劣瓶筭乘鈞無數于時情畜志常多
於奸計結朋糾黨蠹物害公包聚貨財肥濃家室綰領
官職贍濟一門雖行降黜之寬恩未塞衆心之忿怒須
歸極典方正朝綱宜令內養似先知贊於其所在賜以
自盡

光化三年六月

柳璨自盡勅

密州司戶柳璨交通悖逆脅負明恩每念禍於偷安欲

危人而自固罔知畏憚惟肆奸惡既允罪以貫盈實朝
野而共怒况復聚貪爵秩恣逞威權據其狡猾之端須
降誅鋤之命宜除名配崖州充長流百姓委御史臺差
人所在賜自盡

天祐二年
十二月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八

宋 宋敏求 編

蕃夷

綏附

撫鎮夷狄詔

令蕃客國子監觀禮教詔

賜入朝新降蕃酋詔

放諸蕃質子各還本國勅

遣牛仙客往關內諸州安輯六州胡勅

放不從亂吐蕃使人四人歸國勅

放吐蕃使歸國勅

命官

葛邏祿葉護開府儀同三司制

回紇葉護司空封忠義王制

溫沒斯懷化郡王制

溫沒斯歸義軍使制

封立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詔

突厥李斯摩為可汗制

封突厥夫人李氏孫氏等制

黠戛斯為可汗制

議立回鶻可汗制

遣使冊回鶻可汗制

綏撫

撫鎮夷狄詔

書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刑政殊於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懷柔遠人義在羈縻無取臣屬渠搜即叙表夏后之成功越裳重譯美周邦之長等有隋季世陸續耀兵萬乘疲於河源三年伐於遼外構怨連禍力屈資殫朕祇膺寶圖鎮撫四極悅近來遠追革前弊要方蕃服宜與和親其吐蕃渾已修職貢高句麗送遠誠款契丹

跣跣咸求內附因而鎮撫允合機宜分命行人就申好
睦靜亂息民於是乎在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武德二年二月

令蕃客國子監觀禮教勅

勅夫國學者立教之本故觀文可以知道敷文可以成
化庠序爰作皆分澤於神靈車書是同乃範圍於天下
是我狄納欵日夕歸朝慕我華風敦先儒禮由是執於
干羽常不討而來賓事於俎豆庶既知而往學彼蓬麻
之自植在桑甚之懷音則仁豈遠哉習相近也自今已

後蕃客入朝並引向國子監令觀禮教

開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賜入朝新降蕃酋勅

勅關內河東河西入朝新降蕃酋等曰嘉爾蕃酋慕我朝化相率歸附載變炎涼而忠懇不渝誠勤則勵深宜輯乃成洛捍彼方隅使烽火無驚障塞咸謐則厚賞崇班當取富貴朕因此加貸爾實安堵猶衣服盡未充災患且未息永言於此良用憮然其人春不入朝都督衙官并箭頭將軍在蕃者已令王駿張說楊敬述等取軍

中庫物各量以賜爾等衣副都落中有疾苦便量給藥
物無令田隴廢業含養失所逋相勉諭以悉朕意

開元八年

三月

放諸蕃質子各還本國勅

勅我國家統一寰宇歷年滋多九夷同文四隩來暨夫
其襲冠帶奉正朔顯顯然向風而慕化列於天朝編於
屬國者蓋亦衆矣我則潤之以時雨煦之以春陽淳德
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風既同祥物茲遂莫不自天壤

窮海域蹶角以請吏執贄而來庭唐皇之德於此為盛
今外蕃侍子久在京師雖威惠之感自遠畢歸而羈旅
之意重遷斯在宜命所司勘會諸蕃充質宿衛子弟等
量放還國契丹及奚近通質子並即停追前令還蕃省
領等幽州且住交替者即放去朕欲鳥獸咸若華夷共
安來則納其朝謁之心去則遂其生育之意含弘之施
德莫厚焉

遣牛仙客往關內諸州安輯六州胡勅

勅古之降虜皆置邊郡將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懷之德
河曲之北先有六州羣胡編列積百年序往緣康時賓
等輒構兇黨自取誅夷詿誤蕃落損害良善因茲多隸
令其失業永言戀本寧不懷歸朕每念及昆虫猶慮失
所況於此輩豈忘安輯如聞已有逃在關內諸州及先
招携在靈慶州界者宜委並侍中牛仙客於監夏等州
界內選土地良沃之處都置一州酋量戶多少置縣其
有先所隸州未來者亦放歸各另據簿籍勘會勿容虛

假處置訖聞奏

放不從亂吐蕃四人歸國勅

劉闢招誘外蕃用資叛亂西蕃願盟竟無助逆維使在其間而義無所失其吐蕃並分敬則送赴本界以其寒
返涉遠各給衣物糧食發遣

元和年

放吐蕃使歸國勅

朕臨御萬邦推布誠信西戎納款積有歲時中或虧違亦常包貸我有殊德寧不是思重譯貢珍道途相繼申

恩示禮曾無闕焉昨日蕃使奉章又至京輦將君長之
命陳和好之誠臨軒召見館餼加厚復以信幣諭之簡
書亦既言旋才及郊甸遽聞蟻聚來犯封陞河曲之間
頗為暴擾背惠棄約斯謂無名公議物情咸請誅絕朕
深惟德化之未被豈慮夷俗之不賓其國失信其使何
罪釋其維繫以遂性示之弘覆以忘懷予衷苟孚庶使
知感其使論矩立藏等并後般來使並宜放歸本國仍
委鳳翔節度使以此意曉諭

元和十四年正月

命官

葛邏祿葉護開府儀同三司制

葛邏祿葉護特進頻毗特稟英姿擅雄荒服威信馭衆
知終^闕超以立節竭至誠而向順逆虜布思丘山積

天地匪容未就^闕

遂能率引弓之旅佐轉戰之師生

縛允渠咸類雖不長元惡顧神理之必誅而與我同仇
乃忠勇之斯美疇其民績寵以殊榮可開府儀同三司
金山丕依舊充葉護祿俸於北庭給其葉護妻及母並

封為國夫人

天寶十二年九月

回紇葉護司空封忠惠王

功濟艱難志存邦國萬里絕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聞也回紇葉護特稟英姿挺生奇畧言必忠信行表溫良才為萬人之敵位列諸酋之長屬凶醜亂常中原未靖以可汗有兄弟之約與國家興父子之軍奮其智謀討彼凶逆一鼓作氣百萬摧鋒三旬之間兩軍克定力拔山岳精貫風雲蒙犯曾不辭其勞急難無以喻其

分固可懸之日月傳之子孫豈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賞
夫位之崇者司空第一名之大者封王最高可司空
仍封忠義王每歲送絹二萬疋至朔方軍宜差使受領

至德六年

十二月

溫沒斯懷化郡王制

昔秋嘗獻壽歸忠於大國日逐避禍納款於明廷宣帝
加其一心寵之優禮或存故王之印綬或賜歸德之美
名爰舉舊章式從新命回紇溫沒斯特儻慕義沉雄

有謀馭馱之生勢超千里驚鳥之擊氣厲九秋屢獻款
誠布於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戢其餓殍之徒曾靡
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朕與回紇代結親姻久
敦隣好念其狂亂義在固存莫若撫其酋豪顯其大順
使諸蕃知我招携之禮更逾往昔之恩仍加帶礪之封
俾度爪牙之寄服茲休寵可不敬哉可特進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封懷化郡王

會昌二年五月

溫沒斯歸義軍使制

回鵬代雄絕漢名鎮北番而乃厭金革之強慕朝廷之
禮願襲冠帶思覩漢儀蟬蛻自改於潔清豹變獨慰其
文彩不有英傑孰啓壯圖溫斯稟氣陰崧降精斗極生
知忠孝神付莊矜自強之心隱如敵國銳上之器森若
戈矛果能因亂布誠覩機立節深叶懷柔之志不因告
諭之辭昔者取士殊隣秦能致霸將賢異國晉實用材
是宜優以寵光處之權貴崇褒納忠之効顯錫歸美之
名俾建旆於新軍示絕席於諸將勉修以節服我官常

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充入歸軍

使懷化郡王

會昌二年六月

封立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詔

天地之德平分於四時帝王之道無偏於萬國故能亭育黎庶覆燾區夏聲教咸洎於遠方爵命不遺於殊俗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器宇沉毅識具允明夙時見機早稟正朔忠誠峻節克著於塞外貢獻琛賁不絕於王

府加以訓勗子嗣輯寧種落俱率蕃職咸慕朝風其子
沙耽彌葉護拔酌達度莫賀咄沒頡利苾並志懷敦確
氣幹強果或心竭忠款乃心闕庭或遠經朝覲拜首軒
陛言念丹誠良以佳尚宜錫徽號用申褒寵拔酌可錫
葉護可汗仍賜狼頭纛四鼓四頡利苾可汗達度莫賀
咄葉護賜狼頭纛一鼓二仍令左領將軍梁方師持節

備冊命

貞觀十二年九月

突厥李思摩為可汗制

天地大德覆載極於八荒日月貞明煦照普於萬物是以哲王撫運聖人垂法經邦立正之道取則於萬化興亡繼絕之義靡隔於華夷唯彼北戎代居荒塞養畜牧於天山之外擅勇敢於瀚海之濱逮其本葉狂愚嗣位侵盜之釁禍結於諸華殘暴之風毒被於大漢酋豪異心部衆離阻革面若相望於道路請命皆慎委於闕庭朕情切納忠志存懷遠乃命上將拯其將溺元戎才動倒戈相繼而屠者歸命單于反接分地之長解結而來

王引弓之民天落而內附龍城既附狼塞遂空朕愍其
破亡恕其輟釁解縛焚視賜以再生收雷回霜宥以寬
政於是選內外之職分珪組以授之擇肥饒之地設州
縣以處之開倉府以卹其飢寒馳輶軒以問其疾苦恩
同中夏禮均舊臣十載於茲矣受命三靈殫思百姓爰
初薄伐非求闢土之功洎于克定實弘安民之道久存
其亡國反其遺萌尚恐瘡痍未瘳衣食不足今歲以積
年穀屢登種衆增多畜牧蕃息繒絮無乏咸棄其氎裘

菽粟有餘靡資於狡兔使得復其舊庭繼其統緒歸三祠
於沮澤旋十角於廬山使復命闕林彌其依風之思重
涉安水遂其向日之歡然而左方既建右地以設必俟
其君長享王自非攀髯責種醢落忠誠何以宣布朝化
輯寧番服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
器懷沉深識用詳明早慕皇風肅生丹款爰寵以賜姓
榮以高爵內典循激之重外受連帥之任譽光朝右職簡
朕心宜錫以藩號紹其宗祀可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

并賜之鼓燾仍令就其部備禮冊命寔厥及胡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俾夫世作藩屏同之帶礪長保邊塞傳諸後昆

貞觀十二年七月

封寔厥可汗夫人呂氏孫氏等制

門下寔厥可汗夫人呂氏孫氏等毳幘來賓錦車將命單于侍子榮已列於漢庭闕氏貴人寵宜加於蠻邸呂氏可封瀚海夫人孫氏可封納歛夫人主者施行

先天二年

八月
二日

點憂斯為可汗制

勅我國家光宅四海君臨八荒聲教所覃冊命咸被況
乎族稱宗姓地接封疆爰申建立之恩用廣懷來之道
有加常典得不敬之點憂斯國生窮陬之卿稟玄朔之
氣少卿之後胄裔且異於蕃夷大漢之中英傑自雄於
種落日者居於絕徼隔以強隣止馳向化之心莫通事
大之體旋能奮其武勇清彼朔陲萬里歸誠重譯而至
時既富於無外人更在於固存是用時降徽章載明深

懇加其美號錫以丹書貽厥后昆遂荒有北舉茲盛典
章示遠方戒服寵光永孚恩化可冊為宗英雄武明誠可
汗命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季拭持節充冊立使所

司擇日備禮冊命

會昌五年五月

議立回鶻可汗詔

朕聞王者立德必本於念功天下歸仁莫先於興滅回
鶻久為與國嘗建民勲累申式配之儀兼展稱蕃之禮
天寶末興兵之際國步未夷憤彼兇妖率其忠勇控弦而至

革車之會增威止戈而歸犀毗之賜甚寵殊庸盛禮煥
烈繡紉是為親隣成其邊衛牧馬遠迹於朔野烽火
罷照於甘泉雖去華夷歡若親戚會昌中虜廷喪亂可
汗淪亡狼顧既困於歲收鼠竊或行於邊州是時奸臣
作軸邊將操戈因樂禍以乘危遂興戎而生事不念救
災之義盡為助順之攻駟彼離窟為徒隸情懷土自北
南寇之悲跡則亂竄北風之思舊國空瞻其茂草名王
猶困於族人想彼窮荒寧無慨歎朕君臨萬方子育

非人雨露之所霑濡日月之所照燭欲令自遂必念好
還乃眷朔易之雄況當勲力之後每思報德實用疚懷
所以頻遣詔書俾勤尋訪穹廬莫覩甌脫已平萬騎豈
無其忠臣六角冀存其貴種頗勞寤寐屢閱歲時沙漠
既空井遥猶在近有回鶻來款朔方帥臣得之送至闕
下又有回鶻隨點憂斯李兼至朝廷各令象骨徵其要
領音塵可訪詞旨必同願復本邦仍懷化育皆云龐今
為可汗尚寓安西衆悅所附颺宰相以忠事上誓復龍

庭雜虜等以義向風頗側消釋至契素願慰悅甚多俟
其歸還衙帳當議特舉冊命今且遣使臣且往慰諭况
情深振撫道既切於還來而切濟艱難義豈忘於繼絕
至如待呼韓以殊禮約冒頓以和親止予嘉其來朝亦
或慮其為患今則因此離散追彼功勲立國於狼居稍
聚義於烏合再尋舊好宜舉良圖報告天下咸知朕意

大中十
年二月

遣使冊回鵠可汗詔

夫興滅繼絕有國之懿圖推亡固存先王之令典在春秋時齊秦列國之諸侯也秦穆尚存於晉嗣齊桓猶繼於莒土況我國家超邁皇王并包宇宙昔者回鶻可汗在武德之初始畢効力於太宗在天寶時葉護有功於京洛乾元至德之際與子儀叶心大破西虜自爾以降聯為舅甥歲有通和情無詭詐會昌中其國實遇天災莫能地着盡皆散徙遂至滅亡朕自纂承丕圖常多軫惻爰命使者將遠撫之訊厥存亡俾求嗣立輶車不至於

靈武蕃使已及於塞垣迨至闕庭深陳血懇可汗已立
諸部賓歸實資神祇之衛乃薄忠勲之力能果克紹叶
纂舊圖頗協人願深契朕志尚恐未為諸蕃所信猶疑
新造之邦是用特命使用遵行冊禮於戲布德茂功柔
遠祇邇前代之所以稱禮也使若教民之元后何以勸
善須布中外咸使聞知表朕中懷不問夷夏可冊為溫
祿登里羅汨沒密於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命檢校秘
書監兼御史中丞王端章持節冊使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

大中十年
十二月

卷一百二十八

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八